夢占類考

夢占類考卷十二

長洲張鳳[illegible]述編

黃冠部

老子

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高士傳

玄元皇帝

玄宗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唐秘史

游帝居

天寶初賀知章臥病夢游帝居數日痊乃請爲道士詔許之

靈鳳集身

唐王遠知母丁氏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綵雲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生遠知遠知少聰敏博總群書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歷陳至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召之遠知來謁見須臾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旋復如舊後謂識唐太宗爲太平天子太宗即位將加重位固請還山璽書褒美其年遠知爲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

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時年一百二十有六甘露三年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 唐書

神官與言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䟫䟫神完骨蹻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卧我手承頦肘拄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

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窮屈由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 韓昌黎集

昌黎效相得道仙去所謂壯非少者得非其人乎觀詩意似欲度公而公挺然不移非有天下之定見定力者烏能若此蘇長公云公之靈在天下若水之在地中則固無往不在無時不存信乎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也千載而下想其風度猶凜凜有生氣則豈待仙而後永世哉末句我寧之寧宋儒改作能然不若寧之有味且神山之山猶作仙字未能正之爲山也

邯鄲枕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

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嘗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時

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復誣與邊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爲保之減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進爲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枕中記

許飛瓊

許瀆暴卒三日醒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寐驚起改第二句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昨夜夢到瑤臺有女三百餘人一云是許飛瓊令改第二句不欲世間知有我也 逸史

我迎仙公

凉武公李愬以殊勳子將元和兵擒蔡破鄆數年攻城下壁未嘗枉殺一人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凉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

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烟霞季武驚覺汗流被體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憩天官寺月餘而薨續幽怪錄

請作水陸大醮

許旌陽嘗因修觀既畢欲刻石記之得古碑字剥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刋刻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間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宮求救不然卽有不測之釁許愕然異之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

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云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官舉名可以証道許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錄異記

白鶴觀道士

唐末祁陽縣白鶴觀有鐘重數百斤一夕雷雨鐘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夜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見有鐘臥水次

有文邠陽白鶴觀鐘客悟乃載而置之觀

白雲居士

唐申泰芝誕日與玄宗同居佘湖山修煉玄宗一夕夢湘南有白雲居士召至京師言論契合賜號大國師

浮雲洞

崇仁縣田家黃氏子夜夢偉丈夫自稱回巖客令語世人曰此浮雲洞也洞賓每自稱回道人且變其諱也然則回巖客令語世人者非即洞賓警世乎

老子像

治平中蘇子由寓京師夢入三清殿上老子像高二三尺狀甚異謂子由曰子知楊綰事乎子由荅曰唐之賢相也

子知高郢嚴震乎子由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優曰郢震不及綰遠矣曰三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郢震並享耆年子知其説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所以異也子其志之遂覺夢談

道士持素書

宋高懌以隱逸爲文彦博所薦就除光禄寺丞不拜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俄卒

神和子

張詠少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之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爲別

語之云異日相會于西川詠稍異之及知益州因患頭瘡朝廷差內侍羅貞賚到川傳旨問卿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瘥否詠感君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夕坐寐夢疇昔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白石洞天主者

宋宣和間館職有常懷者謂宗室趙子崧曰吾夜夢帝敕公爲白石洞天主者後子崧被謫龍州尋放自便道梗未能歸寓居潯州潯有白石山即道書所記二十一洞天也

子松竟沒於潯符常夢焉

仙官賛拜

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頃記老臣否徽宗亦記嘗夢游帝所有仙官賛拜者其面目即老志也恩禮遂渥陸氏舊聞

蓑而跣哭

何中立淮陽人也世爲鼎族遭亂寓于吳郡嘗業儒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既歸荷蓑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應蓑衣癡疾無不奇驗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寤

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
上仙莊文繼即世璫因陳前夢之驗以寬上心上瞿然憶
昨夢輒泣而嘆璫進曰臣微時聞蘇有何中立者類其人
因道其所爲上驚喜諭召不至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
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
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惟致贄問所求則曰
陛下禱矣璫如命見何何忽掉首曰有中國人即有番人
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去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
猶忘之但言朱家倒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誠知我
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菴于觀內賜御寶書扁以寵之既

所成篇正位中宮事無不驗 吳郡志

鐵冠道人

宋熙寧初邵武人徐熈春夢鐵冠道人儀容脩偉旣寤至城南五峯院遇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但飲清泉約以某日至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在徐以水深不能渡止於金身院修煉尸解而去 八閩志

神授養生之道

王大猷本朐山人乾道間仕爲忠翊省幹寓居吳中街路忽夢神欲授以養生之道自是處志事神月朔朝禮斂道

設齋至淳熙中以四月十四日爲呂純陽誕辰齋百道士齋散有道人至黧面跣足敝褐片巾徧體瘡痍而略無氣穢屢言來後時幸毋卻人咸怠容獨大猷加禮待道人謂曰吾能治內亦善治外大猷問高隱何地道人曰得隱便隱初無定隱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徐曰省幹當兼善天下豈宜獨善其身大猷荅以天下人安吾道始安道人笑曰此子可教遽別去期年忽再至稽首趺坐大猷叩之不語頃之曰昔聞省幹有天下安之言然而其說有二有富貴而安者有藥石而安者君意何如大猷曰吾志不在富貴道人曰予有異方藏之肺腑久矣浪游江湖未有可託今

觀汝有道風不容自秘令屏左右治潔室密授其方戒曰藥就即可施之所治者一切風疾若不宦遊量立價以售非特養生兼以濟物執此心不遷他日姓名可達上帝而子孫亦有利焉若圖轉授非神明所許語既有孤鶴自天而降道人撫之笑別大猷逕乘鶴飛去復有群鶴環繞大猷與衆咸驚絶知其爲仙遂制藥博施迄今其家尚不遷藥亦不絶所謂王省幹宅遇仙丹也 姑蘇志

神人告以修道

金呂道章大定間爲縣吏夜夢神人告以脩道瘠即避役居栖雲觀道成治民間疾疫有驗比修觀宇買木管州山

放柀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流而去不知所之垣曲志

麻姑乞樹修廟

登州劉鯉堂前有大槐樹一夕夢一女官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覓之槐已卧其前矣夷堅志

劉海蟾

嘉靖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何少宰孟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相與飲啜已而有先去者何繼出門未行間堂中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

我歌其或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秖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何乃駐而聽之心亦自歎不知其所謂得道指誰其人又歌數闋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語多疊字夢差了了既覺不能盡憶餘

冬序錄

憐汝有仙骨

吳郡馬翁名某廉憲馮公時雨太夫人之兄也病瘵失音瀕於殆矣一日至野外半途疲頓不能行忽見一道人[illegible]攩頭謂曰爾病甚欲療否吾為汝製藥乃自唾手心

以手作丸藥狀頃之成一小丸囑令至家跪向天服之毋令四目見也因申以酒色之戒遂手自扶翁翁得扶便覺有力問病愈何以爲謝道人曰予欲謝我乎當以鷄子三百肉二十斤米二十石可也翁問當送至何處道人曰俟子病愈我自來取遂去翁步至家見門內無人如教跪向天而服之適家犬吠翁大聲曰打狗家人聞其音駭而且喜皆來問之翁語以故明日竟全愈乃爲買鷄子貫肉糴米各如數以俟道人來取久之不至而里中大疫試以其米與作粥粥皆有紅色疫者得之即愈或得肉與鷄子者亦然遠近聞之求者如市遂傳遇仙之名焉然翁於酒

色未能如所戒也不數年復病瘵失音翁亦自以為不復起矣一夕夢前道人來怒詈之曰我憐汝有仙骨故救汝汝不遵吾教今死矣翁乞憐久之道人曰明日午仍至故處來翁遂瘖不敢向人言也明日復至其處道經闤闠見一商排之而前口喃喃罵之若嫌其阻彼行者然翁方病不能與之較也此商散手行袖中墮一包約數十金翁拾之念彼罵我不欲還又自揆病至此何苦作此等事呼商還之商受而懷之不謝竟去翁既抵故處寂無人也久之見一乞嫗挈一兒來口中數兒若怒其不率教者然翁譽然訝其謂我也豈即道人幻形乎趨而拜之嫗忽不見惟

唾涎在地翁伏而舐之香甘異常病即痊如昔焉後翁時時自作猿引烏啄諸狀迨其將終亦有諸異不盡述

緇流部

出江東爲高悝所得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令人掊視得金像載至長干付寺僧夜常放光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覔失所忽一夜我輩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尹所得故特來言之悝乃送僧至寺見像皆噓唏涕泣像復放光燭照殿宇 梁書

金像手摩頭

晉僧法洪在尾官寺發心鑄丈六金像時官禁私鑄像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燋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爲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辨正論

註經殊合道理

東晉恒山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

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洪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賔頭盧也於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則 法苑珠林

菩薩慰諭

晉義熈十一年郭宣之處茂與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爲流矢所中將死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辨止論

人長丈餘從南來

晉張應妻病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覺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毋座曇鎧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妻病有閒尋卽全愈

神授聲法

支曇籥月支沙門也嘗來虎丘夢神人授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使至郡從受五戒 姑蘇志

受誡於度法師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名僧紹者隱居攝山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為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懼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靳尚度命近前尚形甚閑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後棲託或非眞實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誡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庭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靳尚奉

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誡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誡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者勿得殺戮由是山中薦獻菜飯而已圖經

中國今有聖主

天監元年于陁利國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安陁羅初未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貌飾以丹青仍遣使奉表獻

之既至與武帝形相符焉梁書

勝力菩薩

陶弘景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梁書

相爲申延

梁劉霽性至孝毋胡氏寢疾霽時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音經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念觀音經千遍

王玄謨圍滑臺軍敗將見殺夢人告之曰念觀音經千遍

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乃得免

同侶一人離析

天竺二僧有畫像乃梁張僧繇真跡也初畫二僧後屬侯景之亂畫遭剌劄分而爲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陸嘗嬰篤疾忽夢寐覩胡僧謂曰我有同侶一人離析已百餘載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若能爲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恙陸既寤求訪如夢中之旨獲見李君而僧像具在乃以俸錢十萬購而合焉即日疾瘳 劉長卿集

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

東魏孫敬德慕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𠡠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冥祥記

佛圖崩壞

北魏奚康生久爲將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嘗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忽夢崩壞沙門爲之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不久竟爲元义所害

彌勒

陳釋慧思夢彌勒說法開悟乃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豁然開悟轉復精進神僧傳

金剛經

隋杜之亮爲漢王諒府祭軍後諒於幷州舉兵反敗諒與僚屬皆繫獄諒惶懼日夜涕泣忽夢一僧曰汝但念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諒身在其中唱名無諒既行刑主者坐罰俄而會赦得免後爲黃州刺史報應記

特相隨喜

釋曇翼還江陵修復長沙寺入君山伐木夜夢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人妄有所伐明日伐木沿流而下還至寺材已畢 神僧傳

呑舍利

大安國寺大達法師姓趙氏世爲秦人毋張氏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呑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師始十歲依崇福寺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後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呑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

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容若生竟夕而香不滅唐文粹

金色神念寶勝佛

安史兵亂肅宗詔兵靈武屢夢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異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眞夢中人也

檀越宜誦經令遍

唐邢州司馬柳儉任岐州岐陽宮監坐詿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與就朝堂放免

二僧爲師

司空圖晝寢夢二僧謂之曰吾當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欲所拘幸而悔悟將復從我於是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復何求哉圖因號耐辱居士得免禍於亂世云

唐書

負鉗僧苦行

唐宋汝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爲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爲人告敗宋汝大怒令於軍門

集衆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獄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値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州士馬精强城壘嚴峻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申貸性命足示寬恕汝然之命髡髮負鉗化緣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搆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汝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悉呼為金剛和尚 報應記

教經聽悟

唐絳州隱泉寺沙門徹禪師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爲鑿穴給食念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後稍聰悟已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了鬚眉平復容色如故冥報拾遺

羅漢眞儀

唐沙門貫休善畫嘗作十六羅漢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眞羅漢故翰林學士歐陽烱贈歌云或然夢裏見眞儀脫去袈裟點神筆蓋謂此也一作休夢得十五羅漢佳相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即是遂臨水圖以足之

本師來慰問

㢘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一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予有先知故來相報耳嚴喜問之曰予爲相乎曰無曰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則壽幾何曰惜哉所乏壽耳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到官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當有除替嚴以狀請於臺使元稹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及稹復書乃云請俟交割書至嚴方宴客發書嘆曰予固知未可乃具言夢中事於座客竟以五月二十三日始得爲京兆尹未幾卒於官　古今夢徵

龍樹菩薩

蔡襄守閩中李士寧經由閩謁之襄因告士寧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士寧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李壁荆公詩注

改寺龍遊

金山寺在唐代謂之龍遊觀已而爲浮圖所有幾二百年宋咸平中寺僧幻聰獻山圖祥符五年眞宗夢遊其處改名龍遊禪寺重賜修建飛白書龍遊寺三字揭於門金山志

光明按

宋王球爲涪陵大守以失守繫獄防鎖堅固獄中百餘人並多饑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接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得原法苑珠林

招提寺可終身

淳化間周朝壽任泗州守嘗不請於朝而修城朝廷不准所費督家償之貧不能堪夜夢老叟謂曰若往招提寺可

終爾身明日往寺遇老僧僧問姓名鄉貫即請沐浴更衣設供止宿旦具香花迎入法堂會衆升座曰尊君侍郎所寄錢十萬貫老僧被此襯[illegible]十年謹用歸納授以簿書訖端坐而化夢談

十餘僧求掛搭

邊知白祖塋在平江之燕山宣和中爲太學學錄得石本羅漢十六紙遣家僮致之墳菴先是行者劉晋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菴鮮薄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

人卽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智足成一章云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留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菴曰慶雲至今遺址尚存于奐堅志

茂之在寺中講法

求那跋摩至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神僧傳

我在雲花寺

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巖患

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在雲花寺巖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見一菩薩果如所覩巖遂建堂移之

繡佛寺

范陽盧頊家於錢塘有婢曰小金爲陰鬼所侵備見妖異小金夜夢老人騎大獅子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來救汝汝衰厄之年故鬼黠爾作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戸則不免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

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黑漆染指上便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醒具説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果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不信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郎主却怒我汝至四月必作土户須於三月末出杭界避之小金曰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又曰嘉興可乎老人曰可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故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脱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

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可也小金曰聖賢前度炙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覓𥠖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復有點跡便炙之又差至三月盡如言避之嘉興自後無事 通幽録

釋迦佛自上而降

洪源幼聰秀爲親鍾愛忽夜夢釋迦佛自上而降入坐堂中口誦法華經洪源敬仰久之而覺遂辭父母出家初居西峰寺後掛錫靈巖院一日出遊眠於沙灘上有虎繞其

身毛曉而去人皆異之湖州志

異僧指示

鄒縣海印幼悟道嘗夢異僧指示一旦呼弟子謂曰吾幻身不堅非久住世親書偈畢端坐而化泰安志

須彌山羅漢

御史中丞薛存誠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恭復亞憲臺再入之日浩然有閒曠之思閽吏晝寢夢僧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閽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閽吏曰中丞本非僧侶何云本師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

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其年正五十矣 續玄怪錄

與劉秉忠語

姚廣孝法名道衍初從　成祖於燕邸居故慶壽寺每夢與劉秉忠語後以靖難功至太子太師

儒釋道來見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榜彭狀元時由儒士陳榜眼鑑少寓讀神樂觀岳探花正少寓讀慶壽寺似符夢云

金人項有光明

詳珍寳部漢明帝

登塔

詳姓名部孫夢得

僧遺以花

詳植物部胡尚書淡

説夢部

黃帝内經素問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

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喜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

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
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于陰器則
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
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䏢則夢
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列子

夢有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
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
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虛浮爲疾者則夢揚以

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豈虛語哉

莊子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

名爲弔詭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耶其夢者耶

漢藝文志

漢藝文志七略襍古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家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取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於王王拜而

受之及含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為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晉魏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衛樂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廣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取鐵杵無想

無因故也衛思經日不得遂成病樂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必無膏肓之疾世說新語乘車擣韲二語謂無此事則無此夢世無鼠穴容車虀栰杵之事也然世無其事而有其夢者亦無有之

殷浩

或問殷浩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

王叔和

晉太醫令王叔和脉經云肝氣虛則夢見園苑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肝氣盛則夢怒厥氣客於肝則夢

山林樹木厥氣客於膽則夢鬬訟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厥氣客於心則夢丘山煙火心氣虛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厥氣客於小腸則夢帀邑街衢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手足不舉厥氣客於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厥氣客於胃則夢飲食肺氣虛則夢見白物見人斬血籍籍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厥氣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器奇物厥氣客於大腸則夢田野腎氣虛則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夢伏水中若有畏怖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

相屬厥氣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厥氣客於膀胱則夢遊行與素問略相同

蕭方等

梁世子蕭方等著論有云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摇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梁書

白居易

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

黄魯直

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窮人夢富貴達者夢神仙

呂祖謙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廣樂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

判是議也

治惡夢

錢丕夜多惡夢但就枕便成輒通夕不止後因赴官經漢上與鄧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驛中同宿遂說近日多夢慮非吉兆胡曰昔嘗如此驚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靈砂雙箭鏃者戴之不涉旬即驗四五年不復有夢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絳紗袋遺之即夕無夢神魂安靜真誥及他道書多載丹砂辟惡豈不信然 類編

麝枕

置麝枕中可無惡夢 物類相感志

懷夢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漢武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見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遂夢夫人因改名懷夢草

圓夢

今人說圓夢元周密視聽鈔以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爲證不知唐李德裕以舊聞已有之安祿山之叛黃幡綽陷在賊中及收復有言幡綽與逆賊圓夢必知其不可也圓夢字見此又秦再思紀異錄長安興義寺有圓夢堂寺乃神堯賜禪智滿常住者滿以圓夢得

黔而堂以得名園夢之說蓋唐之前已然

皆夢軒說

余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陽巾著黃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曰客誠有道之士邪何衣冠之異也客笑曰子未聞道也吾身蛻也衣又吾之所以蛻所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吾爲乎有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內者縣而未解也請論縣解可乎客曰然子以淳于棼之典郡貴乎曰不足貴也子以莊周之爲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皆未足以語縣解也敢問何謂邪曰汝於周則樂於棼則不貴覺以蝶夢則夢覺夢覺則非夢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縣之未

解乎今吾有術能與萬物變化試使汝一爲胥一爲蛆子且樂乎且不樂乎抑將以胥爲樂蛆爲不樂乎曰恐不願也曰然則子於胥夢悅蛆夢憂悅爲火炎憂爲寒冰寒熱戰於內氷炭膠其胸懸之不懈不既深乎且子嘗於夢曉夢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乎曰未也曰諾哉今巖穴之客江湖之士投簪紱而謝人事其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視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覺也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夢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夢曉覺是故終身遊於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覺者其唯至人乎然夢覺可以致而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幽趣燈燭者忘

暗室之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冥皎子以望舒之魄而不知陽烏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栩栩之非吾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為吾吾之為夢童子擁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埋前夢為皆夢軒說　徐司業

大雅集

詠夢

的的緣愁得濛濛與醉和輕隨雲浩蕩暗越嶺嵯峨夜店嗟偏短春閨想最多關山歸識路江渚去凌波深落中宵月樓橫欲曙河隔簾休警鷄近燭任飛蛾遊遠寧煩載穿

深宮長訶寒鶯瑤作障暖戀錦成窩蝴蝶誰家信鴛鴦別
浦歌靜嫌風動竹鬧怯雨鳴荷寂歷牕扃紙低遲帳捲羅
知情惟枕共〻恨忽鐘過縞袂香猶在朱絃字不磨記來
還彷彿尋去已卷七十宿燼芬餘麝殘粧暈淺螺蹙歡情總
幻離合事皆訛池　吟芳草庭前覓舊柯既因恩是種復
念聽為魔易斷俄如此難憑覓若何陽臺莫重問千古笑
巫娥高太史集

夢古類考卷十二終